

一之第

怎樣會說話的

尼可力斯基著

達克譯



新中國書局發行

目然科學小學譯之一

人怎樣會說話的

尼可力斯著

連 完

新中國書局發行

序

現在，勝利完成了對希特勒德國的英勇鬥爭與肅清了遠東的侵略策源地以後，正當愛好自由各國人民過渡到和平生活的建設時，我們偉大祖國與世界上各民主國家之間的聯系日益鞏固起來了，他們之間的國交日益增進起來了。

國交的基本手段，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語言。熟習各種語言，首先是聯合國各國的語言，使人們對於一般言語學的興趣提高起來。與言語發展過程有關的許多複雜問題，在現時特別令人感到興趣。尤其是許多人探究着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政治和經濟利益日益接近，而語言——甚至是處於指導地位各國的語言——仍然明顯地互相隔閡呢？

原因必須從深遠的歷史的過去中去尋找。本書作者所闡述的也就是這個題目。

他們研究該問題之所有一切方面。他們觸及人類及其言語之推移演變時期，提供語言發展之一般概覽。這個問題目是有趣的，值得予以大大注意的。

極為複雜的諸問題在本冊中獲得明瞭與完全正確的回答。作者堅定的站在蘇聯言語學的立場上，正當的批評和粉碎了語言始祖論的學說。

深信本書能引起廣大讀者層的興趣。

N·密向尼諾夫學士

一九四六年

目 錄

世界上有多少種語言·····	一
動物有語言嗎·····	一五
人們怎樣解釋語言的起源·····	三
爲什麼人類說起話來·····	六
最初的人類言語是怎樣的·····	五
爲什麼人類從不說同一種話·····	九

世界上有多少種語言

奇怪，在地球上有着多種多樣的人類語言。據學者計算，爲兩千至三千種。在這許多語言中，有幾萬萬人說同一種話的語言巨體，也有總共僅數千人甚或幾百人使用的語言。

爲多數民族之代表所使用的語言，而此種語言對其中若干民族來說並非他們的國語者，謂之世界語或國際語。屬於此類語言的，如俄語、英語、法語、愛東的阿拉伯語和華語。

世界語廣泛的散佈在地球上許多地方。譬如：各國使用我們國語——俄語的居民，少說一點，也有二萬萬五千萬人以上，其中約九千萬人並不是把俄文當作國語的。（一）我們的俄語以國際語的資格，特別廣泛的散播在歐洲的斯拉夫民族

保加利亞人、波蘭人、捷克人、塞爾維亞人中。俄語的知識也傳播在芬蘭和羅馬尼亞中。由於同東方諸民族發生多年的通商與文化關係，俄語也滲入了蒙古、滿州、新疆和伊朗等地，而俄羅斯移民也把俄文帶入了北美——美國和加拿大。

以英文作為國語的，有地球上若干地方的各個民族：英吉利人、美利堅人、愛爾蘭人、加拿大人、奧大利亞人、新西蘭人、南非洲人等等。此外，英語也為大不列顛境內及其境外的其他許多民族的代表所使用，例如在非洲、印度、大洋洲、埃及、中國與小亞細亞。按照近似的計算，應用英語的總共不下五萬萬四千萬人，其中一萬萬七千萬人，包括在美國的一萬萬〇五百萬美國人和英國的四千七百萬英國人在內，是把英語當作國語的。

使用法文的，有一萬萬七百萬人在西歐、北非、加拿大、美國和印度支那，其中使用法文作為國語的有四千五百萬人——在法國、比利時、瑞士的一部分。

在歐洲各國範圍以外的世界語中，應該把中國語放在第一位。使用中國語的，在中國總計有五萬萬人以上。但在說話發音方面，在中國有着兩種標準語——北方

的和南方的。除此以外，中國還有各個地區的方言，這種方言甚至其他地區的中國人也很少懂得的。因此統一的中國語實際上只是爲一切念過書的中國人所了解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這是複雜的，由許多筆劃所組成的書寫符號，它們表現出字和音節的整個概念。這些符號的一般數目爲四萬五千個。由於中國人昔日的文化優越性超過毗鄰各民族，象形文字也傳播到中國境外——日本，朝鮮和印度支那的一部分，因而成爲遠東的國際書法。

把阿剌伯文當做國語的，在阿剌伯各國中達三千七百萬（在埃及、伊拉克、沙特、阿剌伯等）。除此以外，它以作爲科學語言及一切回教國家的回教語言而著名，這些回教國家一般居民達兩萬萬，相互之間距離遙遠，從北非的西部北印度並包括中國西部在內，從巴爾幹到馬來羣島。

廣泛散佈在地球上的，還有西班牙、葡萄牙、德意志、荷蘭及其他幾種語言。說西班牙話的，除了西班牙本國的居民及其殖民的殘餘部分外，還有整個拉丁美洲（其中巴西除外）——共達八千萬人，其中使用西班牙文爲國語者達六千五百

萬人。

葡萄牙語所散佈的各個地域中，居民爲四千五百萬人，其中三千六百萬人，包括二千七百萬巴西人在內，把葡文當做國語。

說德意志話的，從前達八千萬人。在德國、奧地利、瑞士、以及捷克斯拉夫、波蘭與非洲殖民地的一部分。然而，由於希特勒德國企圖奴役全人類的駭人聽聞的罪行，德語現已喪失其昔日的人望。同時，俄語及英語的知識却日益廣泛地在愛好自由的各民族中傳播。以德意志話爲國語的，在德國本國達六千二百萬人，在奧地利、瑞士、阿爾薩斯、魯森堡有千餘萬人。

說荷蘭話的達六千萬人，其中以此爲國語的有一千二百五十萬人。在歐洲，南非（褐色人）與荷印。

如像西班牙語，葡萄牙語，荷蘭語和德意志語這一類的語言，與世界語或國際語，有所不同，可稱之爲民族際語，即僅爲若干民族所通用之國語。

世界語或民族際語的形成，與種族差別沒有關係，乃是一些民族對於其他民族

經濟與文化影響的結果。

例如俄語由於一定的歷史原因，在十六世紀中葉浸入了伏爾加流域中游與下游以及更遠的西伯利亞，而後又達高加索及中亞細亞。以後，隨着它對其他民族文化影響的增長，俄語在十九——二十世紀廣泛的傳播在一切斯拉夫國家和我們的鄰國中。

由於法國文化在歐洲各國中的影響，法語在十八世紀為貴族階級的上流社會所通曉，被當作第二國語。二十世紀，法語以其在外交集團中的優越性而成為國際語。

西班牙語的命運就不同了。十六世紀美洲的發現與西班牙人在美洲侵佔許多土地，使西語成為國際語，但為時不久。隨着十九世紀美洲大陸土拉丁國家與民族的形成，西語便從國際語變為民族際語。

英語却在相反的方向下發展起來了。隨着新的美利堅民族的迅速成長，也由於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愛爾蘭及其他自治領民族在內，並因大不列顛對遠東經濟

影響的增長，英語就從民族際語變成國際語。

民族際語不僅發生在歐洲，也發生在亞洲。如在遠東，由於日本侵奪（朝鮮、台灣）的結果，說日語者共七千五百萬人，而把日語當做國語的僅五千五百萬人。

在印度語言散佈的狀況特別複雜。此處居民一般數目三萬萬一千九百萬人中（據一九二一年調查），有二百二十三種語言，其中有幾種為數千萬人所使用，而說另外幾種語言者僅數百人。在印度散佈最廣的要算印度斯坦語（準確點說是 *khudiy* 及近似的烏爾度的語言）。是三千八百萬印度人的國語，已成為印度好幾個言語近似民族（東印度等）的民族際語。總計使用印度斯坦語者在北印度有一萬萬人以上，主要是作為貿易與市場的用語。在這個例子上又一次證實了列寧的話，他說人類貿易關係的主要武器是語言。印度其他語言中散佈很廣的是孟加拉話，使用者五千餘萬人；印度名作家拉賓特那脫·太戈爾，就是用這種語言書寫了自己的作品的。非洲黑人的言語和方言的種數更多。這是由於說這些話的民族尚處在更低級的文化階段。在約五千萬班圖族黑人中散佈着七十五種語言和方言（因此，平均每種

語言約有六十萬人使用）。在班圖族黑人中流傳特別廣泛的是蘇阿黑里語，它還在十五世紀就已成爲從索巴爾（蘇阿黑里語爲此地的國語）到西方的剛果河流域這個地區的商業言語。共約一千五百萬尼格羅人使用蘇阿黑里語作爲種族際語，而以此爲國語者達三百萬人。四千五百萬蘇丹黑人說四百三十五種語言，即平均約十萬人說一種話。這裏有尼白爾河沿岸的蒙經人的種族際語，把這種話當作國語的達二百五十萬人，尚有二百萬人用之爲種族際語。

對於研究最古代語言種型的語言學者來說，特別感到興趣的非洲種族不是黑人，而是住在南非的布希族與高金托特族。在這些民族的種族語中，保留了由擊打舌頭的各種方法所產生的很古的子音。

新幾內亞島和太平洋其他諸島嶼的種族，有着特別衆多的各種語言和方言，南美與北美印第安人的語言同樣如此。有名的俄羅斯旅行者米克魯霍·馬克拉伊，於一八七一年訪問新幾內亞的第一個歐洲人，特別指出此處語言最細微的分散現象。當他在新幾內亞前進時，他應當在其徒步旅行期間一天的過程中帶着幾個翻譯人

員，因為彼此距離僅一小時步行即能到達之兩個鄉村的居民，却往往不能相互了解。

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可以看到類似的言語和方言分散情形。這裏已知道約有百餘種語言（方言），平均使用每種語言的約數千人。

在澳大利亞洲約有五萬土著居民——澳大利亞土人，分爲數百個種族。每族各有特別的語言（方言）。共同的言語，在此處尚未形成。在澳大利亞使用種種手勢，好像聾啞者的言詞，以作爲種族際語。塔斯馬尼亞島上現已消失的土人，也沒有統一的共同語；他們有好幾種語言（方言）。大概，如同在澳大利亞的一樣，也是種族語。塔斯馬尼亞與澳大利亞各種族，是學者所已探查出來的一切種族中文化程度最低的。這裏使用每種種族語的人數不上數千（如像在北美那樣），而總共只有幾百個當地居民。

歷史表明，種族語擴張起來，形成種族聯盟的言語時，就成爲種族際語（例如美洲古代的文明民族——墨西哥的阿茲特克人和秘魯的晉克人，他們的語言作爲被

其征服之各個種族的語言)，之後，在階級社會中，又成爲民族語。

古代羅馬人底語言——即所謂拉丁語——發展史，可以作爲這種語言發展的例子。

紀元前一千年初，在現代意大利的領土上，存在過許多流行不廣的古意大利種族語言，如拉丁、烏姆勃利亞、奧斯克、薩賓等。這些種族中的一個集團（拉丁）形成了聯盟，在聯盟中拉丁話開始成爲共同語。這個聯盟的中心村落，傳說是阿爾巴·隆格。在聯盟北方的邊緣上，在拉齊烏姆，興起了新的村落——羅馬，由各種族的代表混合組成。隨着這些村落之變成城市，形成了某種新的較種族複雜的東西。這就是羅馬民族（*лонгос рмаис*），據說是由三個種族形成的。羅馬人說的是拉丁話，它已成爲民族語，以後由於羅馬征服其他種族，又成爲羅馬強國的國家語言，並作爲統治的言語傳播在地中海各國中。但早在中世紀初，已經沒有人把拉丁話當做國語使用的了。

有趣的是拉丁文在現代尚被使用。在科學中（醫藥、植物學與動物學等科學

中），一切教育界還在使用拉丁文。在加特力教堂裏，拉丁文至今還是祈禱的用語。因此，雖然羅馬民族已從地面上消失很久，可是由於用拉丁文寫的文學作品的豐富與寶貴，拉丁文畢竟還是活着。

遭受到這種命運的，還有其他幾種擁有鉅大文化遺產的語言，例如用以寫了偉大希臘作家與哲學家之作品的古希臘文，用以寫了聖書，梵文，寫了印度人和佛教徒之神聖書籍的古猶太語，用以爲斯拉夫人寫了最初一批書籍的老斯拉夫文。

遺留下文學，但已經沒有人把牠當做國語來說的語言，叫做「死」文。

只殘存個別的書籍和手稿的死語文，更常爲人們所遇見。這類語文如：哥特語，額特魯里亞語（在意大利用此種語文所寫之書牘，學者們至今不能讀通），波拉勃語（斯拉夫語言之一種，存在於十八世紀前易北河下游左岸），哈爾德亞語（用牠所寫的最古的書籍在我們外高加索還是屬於十世紀初期的事）等等。

並沒有留下任何文獻和文學的死語言，其數量特別多。成爲這類語言的，有很久以前居住於德國中部與北部的西北斯拉夫人的語言和方言。從這些語言中留下的

只是德國最大城市的名稱，如柏林、德勒斯登（德拉日疆奈）、來比錫（利普斯克）、路卑克、斯德丁（歇祥諾）、以及起源於斯拉夫文的姓氏（來勃尼茨、康特、維爾霍夫等）。

還有些關於已經消失之民族的歷史情報，這些民族的語言已經死絕，並沒留下什麼痕跡，有時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也失落了。

即使根據不完全的情報，死的與死絕的語言之種數，也大大超過活語言的數目。

不僅在死語言中，而且也在活語言中，很大部分都是無文字的語言。然而它們之中每一種語言都能創造文字，除此以外，如若普希金與托爾斯太、莫里哀與沙士比亞等偉大作家，以及列寧與斯大林那樣天才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著作，都能譯成任何一種文字。

這點完全由蘇聯各民族文化之社會主義內容與民族形式的發展歷史所證明了。在蘇聯有數十種國語。迄蘇維埃政權建立的時刻，它們之中有那樣進步的世界

語，如俄文，有那樣富於文學遺產的文學著作用的民族語，如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韃靼、烏茲別克、阿塞爾拜疆、塔什克、奧昔金等語文，有幾乎沒有國語文學的民族語言，如巴斯基爾、卡查赫、吉爾吉士、莫爾多瓦、烏德木爾特、列茲根、卡巴爾金、阿勃哈茲等語，最後，還有全然不知書寫閱讀之民族與種族的語言，如蘇聯北部的民族（寧族或薩莫也德、却克其、奧斯加克或漢特，通古斯或愛文克等），高加索（例如阿巴津、塔巴薩爾等），巴米爾（舒格南，華漢）……等語。

由於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結果，在我們蘇聯發展了許多民族語，它們已成為提高昔日落後民族與種族文化之強有力的工具。古老的文字因新的社會主義內容而豐富起來了。最豐富的新的蘇維埃的政治，科學與文藝，第一次以多種語言發展起來了。因此，新的或重新發展起來的語言，成為更豐富的，表達思想更準確的，含義更深刻的言辭。他們在那些國語的名匠如江布爾、蘇烈芒、斯達里斯基等人手中，是更加靈活更加有力的工具。